

71

丁 力 著

苦难的童年

KUNANDE TONGNIAN



丁力

苦难的童年

少年儿童出版社

苦 难 的 童 年

丁 力著 范生福插图 朱銘善装帧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14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书号：交 3091 (初中、高小)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213/16 插頁 1 字数 44,000.

。(原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印 10100 册)

1963年9月第1版 1964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24,001—45,000

统一书号：R10024·2928

定 价：(6)0.24 元

小 序

这五篇詩，是一九四七年在蔣管区写的，内容是表現我的童年时代直至上两代农民所受的苦难和他們的反抗、斗争。但这些詩里写的也不全是我自己和我的家，在旧社会，农民过这样的生活是很多的，希望讀者不要把宅当作我个人的家史。

本书一九五五年曾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过，这次少年儿童出版社再版，为了适合少年朋友閱讀，作了一些修改，**《媽！我走了》**这一篇詩是这次补进去的。

在旧社会，任何个人的挣扎，是翻不了身的，要想活下去，只有参加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坚决的斗争！詩中有这种暗示，但没有明显地表現出来，这是由于当时环境恶劣的缘故。

在旧社会，农民小小的愿望也无法实现；詩中写了农民买田受騙，我想，即使不受騙，也还是不能翻身的。现在好了，除台湾外，全国都得到了解放；全国人民都翻了身，并且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設，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領

导下,实现了公社化,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活一天比一天美好,远远超过了农民过去的愿望。过去苦难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的少年儿童,过着多么幸福的生活,他们愉快地学习和劳动着。和上一辈或上两辈三辈的农民生活来比,真有天上地下之分,但是少年儿童,因为生长在新社会,不大懂得艰难辛苦,更不大了解解放前农民及其孩子的悲惨生活;不了解旧社会的苦,就不容易真正体会到新社会的甜。这是我把这首诗交给少年儿童出版社重印的原因。虽然我写的还不算是最苦的农民生活,但对于不了解旧社会的少年儿童来说,总还会有一点点帮助的。

丁 力

1963年2月8日于北京

目 录

小序	1
想起祖父	1
苦难的童年	28
做庄稼	47
二姐姐	61
媽！我走了	76

想起祖父

一 死在外乡

今夜，凄凉的风雨
在窗外不停地吹打，
我躺在草席上，
用手指摸弄着草席边，
忽然想起了
会编草席的祖父……

祖父死了十六个年头啊！
那是一九三一年，
我们江汉之间的故乡
溃了堤呀，
因为主修堤防的老爷们
吞没了堤款，
于是洪水冲了进来，

波浪滔天。

屋子被水冲塌了，
田里的稻子都没有收割，
大树淹得看不见枝丫，
这是自古少有的大水灾！

爸爸含着眼泪，
领着一家老小，
划着小船，
逃到长江南边，
离家几十里的山地。

祖父啊，我可怜的祖父！
那时
你七十岁了，
胡须好象一把麻，
眼睛老花了，
背脊驼得象把弓，
拄着拐杖走不动，
老是哼着，哼着……

遇着上坡路，

爸爸背着祖父，
还要牵着弟弟；
媽媽就抱着
最小的，好哭的，
缺少奶吃的妹妹。

逃过一村又一村呀，
爸爸和媽媽找着了活路，
东家三天西家五天地出卖血汗，
我和弟弟也給地主当了牧童，
——只混飯吃，沒有工錢。

祖父啊，我受难的祖父！
爸爸用血汗掙来的錢，
养不好你衰老的身体，
你突然病倒了，
在一張竹床上，
在那个遮不住风雨的茅棚里。

祖父啊！你病了三个月，
等于受了三个月的苦刑；
白天，
只有十四岁的姐姐看护你，

晚上，爸爸和媽媽回來了，
看看你骨瘦如柴的樣子，
對着天嘆氣，流淚。

在萬分危急的時候，
听一個老头子說
有一種不要錢買的草藥，
能夠治好祖父的病。

黑夜，
爸爸舉着火把，
到荒山上去尋采；
回來用破罐煎好了，
往祖父喉嚨里灌，
希望這苦汁
能救轉
祖父的性命……

第二天晌午，
姐姐帶着哭泣的聲音，
喊回了爸爸，媽媽，
也喊回了我和弟弟，
都圍住祖父痛哭啊！



祖父的手脚不能动了，
两只陷进去的眼睛
冒出两颗泪珠，
张合着
干瘪的颤动的嘴巴，
象在嘱咐什么，
一点也听不清楚……

祖父吐出了最后一口气，
闭上了眼睛。
一片凄惨的哭声，
惊动了
这个庄上的穷人们。

地主骑着马，

威风凜凜地趕來啦；
摘下黑眼鏡大发脾氣，
罵我爸媽誤了他的工：
“老家伙死了就死了，
大哭大叫干什么？”

他揮着鞭，
趕走了人群，
命令我爸爸
立刻把祖父尸体搬走：
“不要弄脏了我的村子……”

憤怒燒干了我的眼淚，
我握緊小拳头，
恨不得把他撕成兩塊。

爸媽哭哭啼啼，
把祖父移到村外，
人群依然圍了攔來；
在窮人們好心的幫助下，
收了几塊板子，
把祖父埋在一个乱葬岡，
給祖父做伴的

尽是荒涼而矮小的坟堆！

过了两年，
我們回到家乡，
在碎磚破瓦的土墩上
重新搭起小泥屋，
才把祖父的骸骨迁回故乡。

祖父啊！
你的模样
永远存在我的心里——
那一身青布衫，
那一嘴白胡子，
那多皺的臉，
那鼓着青筋的手臂……

二 你年輕时

祖父啊，我勤勞的祖父！
当你还没有成年，
就帮地主王老虎做长工，
在地主皮鞭的打罵里长大，
在負担不了的劳动里长大。

多么残酷的剥削——
你象牛马一样劳动，
流尽了血汗，
地主还不给你工钱；
因为你爸爸在荒年时，
借了他八斗稻谷，
利上滚利滚成了十担；
你呀，
白白替地主流了五年血汗。

你当着地主的面说：
“在我们穷人身上榨油，
好比在鹭鸶腿上削肉呵！”

每天，东方还没有发红，
你就上地做工，
星星出了才回来，
——回来早了要挨骂呀！

地主天天吃的肥鱼大肉，
长工只有糙米饭和盐罐，
地主还挖苦穷人说：

“你們不能吃肉，
吃了要拉肚。”

地主的喉嚨万丈深呵，
还想强迫你一輩子做長工，
你堅決不肯，
你說：“我還清了你的賬，
餓死也不跟你做了。”

祖父啊！你年輕時，
是做莊稼的好手，
一担能挑一百四十斤重，
一天能走一百四十里路。

你熱愛土地，
可是土地不是你自己的，
你沒有一片立腳土，
拾塊泥巴打狗，
還得到人家地裡去撿呢。

你要和悲慘的命運搏鬥，
你掙脫了東邊的繩索，
掙脫不了西邊的枷鎖，

生活象石臼压在你头上，
你依然逃不出地主們的手掌。

你当了刘二爷的佃戶，
租子象毒蛇一样絞住了你，
不管田里有无收成，
不能少一粒；
祖父啊！你常常交不出租，
被狗腿抓去，
綁在地主又脏又臭的牛栏里。

你终年劳动，
却养肥了地主和他的狗；
你自己家里呢——
吃的糠菜不能下肚，
穿的衣裳露着肉。

你說你好比牛
翻在泥沟里，
几时才能翻轉来呢？
你翻去翻来，
翻了几十个年头。

祖父啊！你爱和穷人们在一起，
你摸黑搬过三根嫩鉢粗的杉树，
堵住了最危险的堤防，
你下桩时，
一榔头能打进一尺，
“嗨——！”

那随着榔头同响的声音，
谁不称赞你的力气大。

堤岸危险的时候，
你日夜在堤上巡视，
如果发现了漏洞，
你就打着锣，
呼人来抢救。

有一次下雨，
你看到堤脚在鼓水，
打锣也来不及了，
你急忙脱下蓑衣和短袄，
塞住了漏洞；
就这样
救住了全垸^①的性命。

① 江汉平原按堤防分成的土地村庄，叫做垸yàn子。